



李敬泽  
——著

# 青鸟



故事集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青鸟故事集 / 李敬泽著.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7.1  
ISBN 978-7-5447-6600-5

I. ①青… II. ①李…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222988号

书 名 青鸟故事集  
作 者 李敬泽  
责任编辑 张 睿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译林出版社  
电子邮箱 yilin@yilin.com  
出版社网址 <http://www.yilin.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排 版 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印 刷 恒美印务(广州)有限公司  
开 本 850毫米×1168毫米 1/32  
印 张 11.625  
插 页 4  
字 数 170千  
版 次 2017年1月第1版 2017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7-6600-5  
定 价 68.00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出版社调换  
(电话: 025-83658316)

# 目录

《枕草子》、穷波斯，还有珍珠	…… I
沉水、龙涎与玫瑰	…… II
抹香	…… 43
布谢的银树	…… 60
雷利亚、雷利亚	…… 76
静看鱼忙？	…… 96

目录

利玛窦之钟	……	III
八声甘州	……	144
飞鸟的谱系	……	174
乔治·钦纳里之奔逃	……	249
第一眼——三寸金莲	……	270
印在水上、灰上、石头上	……	283

行动……三故事 ……  
297

修道院中的『魔鬼』 ……  
325

巨大的鸟和鱼 ……  
347

跋 ……  
359

## 《枕草子》、穷波斯，还有珍珠

《枕草子》中有一段写的是“不相配的东西”：

不相配的东西是：头发不好的人穿着白绫的衣服、鬃发上戴着葵叶、很拙的字写在红纸上面。

穷老百姓家里下了雪，又月光照进那里，都是不相配的，很可惋惜的。月亮很是明亮的晚上，遇见敞篷大车，而这车又是用黄牛牵着的，这很不相配。……

年老的男人睡得昏头昏脑，还有长着络腮胡子的老人抓了椎树的子尽吃。没有牙齿的老太婆，吃

着梅子，做出很酸的样子，看去都是不相配的。

身份低的女人，穿着鲜红的裤子。但是近来，这样的人却是非常的多。<sup>①</sup>

《枕草子》为日本清少纳言所作，其时一条天皇在位，清少纳言是宫中的女官，她随手写下事与思，后来成为日本文学的经典。曾有一部电影名为《枕边书》，即是《枕草子》的异译，主角却是一位模特，这位由邬君梅扮演的日本模特在东京、中国香港，在浮华的都市中阅尽阴郁狂暴的欲望和激情；她写着自己的《枕草子》，而清少纳言的声音是母亲的声音，从明亮深远的童年传来。

——这恐怕也是“不相配的东西”，《枕草子》与20世纪末是不相配的，人的心和人的眼都不复有那种微妙的尺度感，现代的美学精神不是和谐、相配，而是不和谐、不相配，只有不和谐、不相配才能使我们精神振作，使我们注视某种“东西”。

清少纳言的时代是中国的北宋初年。我的一位朋友

---

<sup>①</sup> 清少纳言，《枕草子》，载《日本古代随笔选》，周作人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第62页。



宣称，他的梦想是活在宋朝，我估计他所想的正是这个时代，那时大宋王朝由一批哲学家统治，这几乎是柏拉图的“理想国”在人间的唯一一次实现。只可惜这些哲学家往往同时也是诗人，而在“理想国”中，诗人是该被驱逐出境的。可见人间不如意事常八九，理想很难完美无缺地实现。

在包拯、杨家将和潘仁美的宋朝之外，还有一个宋朝。那是中国文明的正午，古代中国在此前此后都不曾像宋朝那样接近“现代”，文明的花正放，富丽端庄。相比之下，《枕草子》中同时的日本就更像唐朝，清简质朴，花上犹带朝露，即使宫廷生活也见不到森严幽深，倒像家常日子里的大观园，和乐贞静。

《枕草子》本就是“唐风”遗韵，周作人即曾指出其“模仿唐朝李义山‘杂纂’的写法，列举‘不快意’‘煞风景’等各事，以类相从，只是更为扩大，并及山川草木各项，有美的也有丑的，颇为细微”<sup>①</sup>。

——闲读《枕草子》，每觉妩媚可喜，以为中国古文中或

---

<sup>①</sup> 周作人，《关于清少纳言》，载《日本古代随笔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第329页。

无类似章法，比如《怀恋过去的事》：

怀恋过去的事是：枯了的葵叶；雏祭的器具；  
在书本中见到那些夹着的二蓝以及葡萄色的剪下的  
绸绢碎片；接到的当时曾十分相好的人的信札，在  
下雨觉着无聊的时候，找出来看；去年用过的蝙蝠  
扇；月光明亮的晚上；这都是使人回顾过去，很可  
怀恋的事。<sup>①</sup>

再比如《高雅的东西》：

高雅的东西是：穿着淡紫色的和衣，外面又  
套了白袈汗衫的人；鸭蛋；刨冰里放上甘葛，盛  
在新的金碗里；水晶的数珠；藤花；梅花上积满  
了雪；长得非常美丽的小孩子在吃着草莓。这些  
都是高雅的。<sup>②</sup>

---

① 清少纳言，《枕草子》，载《日本古代随笔选》，周作人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第38页。

② 同上，第60页。

——现在，听了知堂老人的话，翻出李商隐《杂纂》来看，方知如此章法咱们“古已有之”，即如上引《不相配的东西》，在《杂纂》中就有《不相称》条：

穷波斯，病医人，瘦人相扑，肥大新妇。

后三条一千多年后还是“不相称”，一望可知，毋须辞费。倒是“穷波斯”何以就“不相称”了呢？一个波斯人，看上去却穷，这在唐人眼里难道非常怪异？

在遥远的唐朝，人常有奇遇，比如于寂寞的旅途中偶遇抱病垂危的波斯商人。有一人，不知他是谁，从何处来到何处去，只知道他名叫李灌，性情孤静。有一天他乘坐的客船靠泊在荒僻的岸边，岸上一间茅棚，茅棚里躺着一个人，波斯人。李灌从他深陷的碧蓝的眼睛、虬曲的须髯断定他是波斯人，一个“穷波斯”。波斯人病了，他将孤独地死于异乡。这时一个名叫李灌的人来到他的身边，每天喂他喝下米粥，然后，李灌就坐在那儿，静静地看着他，目光温润安详。

几天后，波斯人要死了，濒死的波斯人伸出苍白的手指指着身下的黑毡：“珠子——”

是的，一颗硕大的珠子。当李灌移开波斯人的尸体，他看到那张破败的黑毡似有微光溢耀，珍珠就缝在黑毡之中……

合上棺板之前，李灌静静地看着波斯人，目光依然温润安详，他又看了看手中的珠子，珠子浮动着雾一般的银光，他合起手掌，把手伸向波斯人微张着的嘴，然后，又把手在眼前摊开，手里什么都没有了，似乎从来也不曾有过什么。

这个名叫李灌的人站在船头，他看着岸边的那棵小树，小树下埋着波斯人，波斯人的嘴里含着珍珠，小树越来越小，人们再也没有见到过李灌。

——这个故事出于《独异志》，载于《太平广记》。我对这个故事的重述是有感于相逢于天涯沦落的古典情怀，而当这个故事在唐人口头传播时，他们其实也在传达一个明白无误的消息：即使是“穷波斯”，他的身上也必有你意想不到的宝物。

李灌的故事只是围绕着这个消息的众多故事中的一个。比如又有一人名李勉，这回我们知道他是什么人了，故事传开时他已是司徒——一个大官，但故事发生时他还仅是刚卸任的县尉。那是开元初年，玄宗在位，李勉也在旅途中遇到一个老病垂危的“穷波斯”，怜而恤之，让他搭船前往扬州。

半路上，波斯人死了，临死前同样以珠相酬，这一次的珠子比李灌那颗更为贵重，乃波斯“传国宝珠”，“价当百万”。和李灌一样，李勉也把这颗珠子放回波斯人口中……

所以，当李商隐断定“穷波斯”“不相称”时，他表达了唐人的普遍常识。医生应该精神矍铄，而不该像个痨病鬼；相扑手应该胖大魁伟，而不能如精瘦的鼓上蚤；当然新娘子应是窈窕淑女，而不该大腹便便；同样，来自远方的波斯人也应该富，而不应该穷，这就是世界的秩序，是知识。当然世界与它的秩序、生活与关于生活的知识之间常有不相称，这就需要予以矫正，就要讲故事，比如我们得知，“穷波斯”的大腿中可能藏有宝珠，于是“不相称”终于还是“相称”了。

在李勉的故事里，波斯人“抽刀决股，珠出而绝”——随着鲜血迸溅，一颗璀璨的珠子自腿上的伤口中滚落，这种惨酷而隐秘的藏珠方法在唐人小说中时有所见，且多行于胡人之间。当然，如果不幸碰上硬点子，藏在哪儿也没用。武则天当朝时，一胡人从和尚手里重价购得一枚珠子，那珠子不过拇指大小，微青，和尚本来不以为贵，现在被人家当宝贝一样买走了，想来想去，大概越想越觉得吃亏，竟一个小报告打到了武则天那里。胡人被捕，官府令他交出珠子，那

胡人答道：“已被我吞下肚去了。”谁知官府一拍公案，喝令衙役给他开膛。胡人一看不是事，只得讨一把刀，自己从腿上把珠子剜出来，我估计也没人给他打麻药。

——“波斯”本是今之伊朗，但在唐时也泛指胡人。特别是来自阿拉伯半岛、南洋诸岛的外国人，那些佶屈聱牙的国名我们记不住，又没学过世界地理，记住了也还是不知他到底从何而来，所以笼而统之，都叫“波斯”，盖因当时的波斯执中外贸易之牛耳，扬州城中，遍地“波斯胡店”，富商巨贾，手笔豪阔，国人为之侧目。

也许正是从那时起，中国人就坚定地认为，凡外国人都有钱，“穷波斯”不相称，“穷老外”也不相称——这也是我家楼下李大爷的看法。李大爷的修鞋摊上时有洋人光顾，李大爷捧一双船一般的大鞋，细针密线修补妥帖，然后看着洋人远去，就喝口茶，叹道：“这老外真是，越有钱越抠门啊。”

老爷子的智慧通常是渊源有自，难以辩驳。比如现在，我就得知，李大爷千年之上还有一位李商隐，他们对事物的看法一脉相承。当然，李大爷论证“老外”之富有只有一个简单实用的尺度：钱。而在李商隐的时代，“胡人”的财富却不能以金银或钱币衡量，这些来自远方的陌生人，他们之富

有超出了我们平庸、日常的经验，只能付诸想象，而想象将指向某个超现实的表征，比如珍珠。唐人小说中，惊世骇俗的珍珠大多来自胡地，经历了万里波涛而流落中土，它们往往有神奇的魔力，这种魔力在沉睡，等待着被一个胡人唤醒。

——那位险些被开膛破肚的胡人后来被带到武则天面前，武则天老佛爷把那枚珠子拈在指间迎着阳光左看右看，看了半晌，说：“也没什么名堂嘛，你花那么多钱买来做什么？”那胡人已晓得厉害，不敢不照实答话：“小的家乡有个大湖，湖里有无数的珍珠宝贝，只是满积淤泥，捞不出来，只要把这珠子扔进去，泥马上就变成清水，宝贝一网一网只管捞。”

当然，他再也别想得到他的珠子了，那颗神奇的珍珠从此藏于深宫，据说唐玄宗时还有人见过，后来就不知下落了，也许被哪位宫女镶了首饰。

珍珠在唐朝大概相当于 18 和 19 世纪英国人眼中的钻石，是神奇的财富，也是危险的财富。它远比金银和钱币贵重，却不像金银和钱币那样可以理解、稳健牢靠，它是脆弱的，像阳光下的气泡。总有一天，你的家门口会出现几个形状诡异的胡人，他们用半生不熟的汉语问：“你假地烛子，埋不埋？”——这场面像威尔基·柯林斯的《月亮宝石》，届时，

宝珠将离你而去，重返故乡。

珍珠就是这样的东西：它有如人世的浮华。

——所以，清少纳言写道：“穷老百姓家里下了雪，又月光照进那里，都是不相配的，很可惋惜的。”她在如雪的纸上写下这行流丽的字，那时是深宫的深夜，华贵酣沉。

而很多年后，清少纳言老了，她又回到京都，贫病交侵，孑然一身。在下雪的日子，又有凉薄的月光照到庭前，她也许会忆起，多年前，在红烛高烧的夜里，她写过的《不相配》。



## 沉水、龙涎与玫瑰

### 沉 水

“沉水”是一种香的名字，据《梁书》载：“沉木者，土人斫断之，积以岁年，朽烂而心节独在，置水中则沉。”

于是我们知道它为何名为沉水，木头通常会漂在水上，而它却会沉向水底，所以鉴定一块沉香的办法就是取一盆清水，看它在水底幽然沉静。

李贺有一首诗，《贵公子夜阑曲》：

袅袅沉水烟，